

# 信 仰

张子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他试着动了动身子，发现自己的左腿已经断了，动弹不得。强忍着剧烈的疼痛，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被关押在一间黑屋里。地面上的麦秸草铺上，并排躺着12个人。

张子帆身子一动，马上惊动了睡在他身边的一个人。那个人见他醒了，轻声问道：“子帆，你醒了？”张子帆听出这人是他的战友徐清江。回问说：“清江，咱们这是在哪儿？”徐清江说：“子帆，咱们都被临汝县国民党保安团抓了，现在被关押在县城监狱里。一共有20多人，都是咱们豫西抗大的学生。”

听徐清江这么一说，张子帆慢慢回忆起了受伤时的情景。那天上午，豫西抗大的学生跟随皮定均、徐子荣支队撤出大峪抗日根据地，此时日军已宣布投降，国民党军队开始下山“摘桃子”。为了避免与国民党军队正面冲突，皮徐支队奉命南下。部队刚撤出大峪山，即在临汝县城东部的石槽王遭到临汝保安司令黄万镓部的伏击。张子帆与战友们立即开枪还击。激战中，张子帆被一颗子弹击中左腿，顿时昏迷过去，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知道了。

张子帆正和徐清江小声交谈，突然牢门被推开了，七八个国民党士兵进来，把张子帆和另外三个受伤的战士抬出去。四个伤员被拖到一间审讯室，张子帆看见审讯室里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

当官模样的人，另外一个在则坐在一张矮桌旁，好像是个记录员。张子帆仔细再看，吃了一惊，坐在左边的那个当官模样的人，竟然是他上中学时的同学孙文甫。

当年他们共同在开封一所中学上学。孙文甫家是地主，因此，孙文甫在学校花销十分铺张，很是张扬，可是他的学习成绩却很一般。张子帆虽然家境一般，但学习很好，因此孙文甫常有问题向他请教，两人因此关系很不一般。后来中学毕业，俩人各奔东西，七八年再也没有见过面，没想到在这么一个地方，两人又见面了。

孙文甫似乎也认出了张子帆，他的面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与张子帆对视那么一阵后，孙文甫仿佛平静了许多，装出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用手轻弹了一下桌子，审讯开始了。

孙文甫首先逐个问了四个受伤战士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然后问他们什么时候参加的八路军，在军中担任什么职务，是不是共产党员，愿不愿意反省退出八路军。

四个受伤战士对孙文甫的问话没有一句话回答，反而质问孙文甫：“我们是八路军战士，在抗日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八年，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人宣布投降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从和平大义出发，不愿与国民党军交恶，准备撤出临汝县，你们为什么伏击我们？打死打伤我们八路军战士，把我们抓到这儿，这是挑动内战的反革命行为，快把我们无罪释放！”

对受伤战士们的质问，孙文甫一言不答。坐在他身旁的那个当官的却把桌子一拍，怒道：“全是狡辩，看来你们是要顽抗到底了，先押下去，改日再审。”

这时，孙文甫在那个当官的耳边低语一阵，那个当官的起初呈现出吃惊的样子，继而点了点头。

头。

张子帆他们四个受伤的战士被推出了审讯室。让张子帆不解的是，其他三位受伤战士仍被押送到老地方关起来，而他则被关押在另外一间屋子，并且这里只关他一个人。

张子帆坐在屋里心想：这肯定是孙文甫的安排，他为什么要单独关押自己，是要诱降吗？还是另有企图？如果孙文甫真的来诱降，自己该怎么办呢？

果然，中午的时候，孙文甫和一个士兵掂着两三个盒子进来了，盒子里全是肉啊菜呀的。孙文甫把盒子里的肉菜摆好，直接说道：“子帆老同学，先吃饭吧。”

张子帆抬眼望望他说：“我还以为你不认识我了呢！怎么摆上鸿门宴了？”

孙文甫摆手说：“子帆，别把我看低了，我只是来叙叙旧。自从开封一别，怕有七八年咱们没见面了。这几年，我又到武汉、重庆辗转上了几年学，这才实现青春理想，如今我是这儿的军法承审官，你们的案子由我负责。”言语之间带着点洋洋得意。

张子帆微微一笑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我要祝贺孙兄高就，只是你做的军法承审官，怎么审问起我们这些抗日战士来了。你应该坐在审问日本战犯的审判桌上才对。我们抗日有罪吗？如今，国共两党还没有分裂呢。你们的蒋总统还要与共产党一起和平建国呢，你这样做是一种分裂行为啊！”

孙文甫也笑说道：“子帆你不愧开封中学高才生的称号呀，还这样伶牙俐齿。说说你怎么来到这儿了，这几年有什么遭遇？来来，咱们边吃边聊。”

张子帆也不客气，拿起筷子夹起一块肥肉送

进嘴里，边嚼边说，我知道你今日的用意。是要诱降，不过我也不瞒你，对你说说这几年我的战斗历程吧！自从开封中学毕业回家后，本来是有机会深造的，怎奈我的家境不如你家富裕，没钱继续上学了，回家之后就当了个小学教员。谁知道刚当教员一年，日本侵略者就进了我的家乡，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我参加了县武工队和日寇打起游击战。八年抗战里，我在火线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我才深深领会，人生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就要像《共产党宣言》写得那样，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为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解放而奋斗，为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而奋斗，这成为我的信仰。为了这个信仰，我将像每一个共产党员那样，宁肯牺牲也在所不惜。老同学，我的心里话已全盘托出，一点儿也不向你隐瞒，你可以把我的话向你的上司报告，即使下一分钟死去，我也要含笑而去。

孙文甫听着顿时呆住了，愣了好长时间，才缓缓说道：“子帆，也许你的话是对的，但是没有生命了，你所说的美好理想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为了咱们同窗之谊，也为了拯救一个人材，向张伯祥县长求情并许下诺言，只要你肯反省认错，我就可以放掉你，哪怕你走了之后重新投入共产党也可以。难道你不珍惜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

张子帆说：“老同学，你也不用为难，我已经说过，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我肯用生命置换。”

孙文甫又说：“子帆，你断定共产党一定会胜利？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有数百万大军，蒋总统是绝不会让共产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的。仅凭共产党少得可怜的军队，低劣的武器，能和国民党抗衡吗？最终的失败一定是共产党。到那时，你

的生命岂不白白葬送，你认真想想吧！”

张子帆微微笑道：“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别看国民党现在在数百万大军，有先进的武器，还有美国人帮助，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人民拥护，强者会变成弱者。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不过数十人，如今却是星火燎原，逐渐发展壮大。尽管国民党蒋介石围攻他数十年，企图消灭他，但却始终难达目的，反而让他茁壮成长。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只要共产党始终贯彻为人民服务、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宗旨，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共产党，我坚信这一点。”

孙文甫摇摇头无奈说道：“子帆，我是真心为你好，看来我是爱莫能助了。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就不去送你了。你如果还有什么话留给家人，也可以托我带去。”

张子帆说：“谢谢，我是有好多话想对父母亲人说，但都不必要了。如果真的有那一天，你能见到我的父母，对他们说，子帆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老同学，我也有句话留给你，相信不久，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之时，你如果活着，请到我死的地方对我说，子帆，你说的不错，信仰的力量是最伟大的。”

两人这次谈话不久，张子帆就和他的20多个受伤的战友被国民党临汝县保安司令黄万镓派人用三辆牛车拉到县城东北郊一个叫张鲁庄的村旁，秘密杀害于一座破窑内。临刑，张子帆和战友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如今，70多年过去了。那番关于信仰的对话，仍然在人间被人传颂。

**选自《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作者：常文理**  
**供稿：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 蜜蜡山

汝州市大峪镇北部与登封交界处，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大山叫蜜蜡山。为啥用蜜蜡给这座山起名呢？这里边有一个故事。

传说很久以前，蜜蜡山下住着一户人家，只有母子二人。母亲长年重病卧床，啥药都吃了，就是好不了，家里的生活和治病的钱都靠儿子棉花每天上山打柴卖柴维持。小棉花每天累得腰酸腿疼，两只小脚磨得绽口流血。为给他娘治病，还是一天天不停地砍柴卖柴，附近老百姓都夸他是孝子。

有一天，棉花上山砍柴，碰到一位白胡子老头。那老头知道棉花是孝子，就对棉花说：“我给你说个单方，保证能治好你娘的病。”棉花说：“真能治好，我就认您跟前当干儿。”说罢，跪下磕头。老人说：“念你是孝子，我才来这给你传真法。你记住，高处的石洞里住窝蜜蜂。你明儿上山带一根竹竿，竹竿头上卷一块烙馍，用细绳捆结实，朝峰儿出出进进的洞里往里戳。烙馍和粘上的蜜叫你娘一次吃完。你每天只能上山戳一次，你娘吃上三五天病就会好净。”说罢，一眨眼，白胡子老头不见了。

第二天，棉花带着竹竿和烙馍上了山。果然找到了蜜蜂出出进进的山洞，他在竹竿头上卷了烙馍，用细绳捆紧，慢慢往里戳。拔出后，看到馍上粘了一层黄糊糊的蜂蜜，香气扑鼻。他卷好馍回家，让他娘吃了这馍。棉花照老头说的办法，一连上山三次带馍戳洞卷蜜，他娘吃后，很快恢复了健康，农活家务样样都能干了。

这事后来被一个贪心财主知道了，逼着小棉花说出戳蜜的蜂洞。财主带上竹竿和一沓子烙馍，来到洞前，狠命猛戳。这时候蜂群被戳惊了，无数蜜蜂飞出洞来，把财主团团围住，蜂针蜇得他疼痛难忍，在地上来回打滚，结果滚下悬崖摔死了。

从此以后，这山就叫蜜蜡山了，小棉花住过的村子也叫棉花窑村了。“卷烙馍，戳一戳”的口头禅一直流传到现在。



**民间故事**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 荊阳寨往事

毛寨村（荆阳寨）有九道隔门，一座古村寨，俗称“寨顶”。原寨门上方，用青石板制作的寨匾，“荆阳寨”三字镶嵌在寨门正中央（1958年“大跃进”时才被拆除）。它占地面积10余亩，居民30余户，建筑面积1700多平方米。荆阳寨北依嵩山余脉结穴而筑寨，坐北朝南走向，选址巧妙，布局合理，西临北汝河支流——荆河，东边有沙河流淌，西有荆河环绕，两河在毛寨村南交汇流入汝河，荆阳寨在两河环抱中，宛如二龙戏珠。

荆阳寨前有寨坡、寨门、吊桥、炮楼，后有双扇木门常锁，紧急时刻可通往后寨壕逃生。寨壕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60米，寨壕两边有土窑数孔，在旧社会“囚”了好多故去之人的灵柩，被称为阴宅，因此无人敢居住。后寨壕地下有地道连通至寨顶，并迁回到村外孙年（当时的老中医）家的炮楼。

寨顶上有三间关帝庙大瓦房，位居寨顶南部，庙内供奉着关爷神像（“文革”前扒毁）。寨顶南路东，还有座中王爷庙，有瓦房三间，内塑有中王爷神像，栩栩如生，两庙相邻，一西一东（后来建乡卫生院时被拆除）。中王爷庙前有棵千年古槐，有三人环抱那么粗，由于年代久远树已空心，只有外皮支撑着树的年轮。但是，它仍枝繁叶茂，傲然屹立。传说树上有大仙居住，无人敢伐，前几年才被一王姓人家伐倒。

荆阳寨有数丈高的寨门，高高矗立在寨顶南大门。寨门前有原始青石条、石头砌成的桥坡，如今仍保有原状。桥坡与寨门相接处，设有吊桥，是毛寨村最后一道安全屏障。每遇土匪、刀客攻寨时，吊桥会被拉起，紧闭寨门，里边用口袋装满粮食顶住寨门。（盛粮食的口袋会越顶越紧，刀客近前是撞不开寨门的。）

寨门上边有座炮楼，东北、东南角各有一座，共三座炮楼。炮楼数丈高，最高层有枪眼和瞭望台，可以眺望数百米之外，易守难

攻。

最为神奇的是古村寨主毛克恭的民房，约几十间，三进院落，五间头转圈楼，屹立在寨中央。他家有秘密地道入口，若有“刀客”破寨，可从地道内逃生。这里的地道构造精巧，布局神秘，能守能攻，能转能移，可从寨顶逃生到1500米处村外的孙年家的炮楼上，再逃向柏崖山。古村寨内地道错落有致，能躲能防，别具匠心。

俺幼时在孩子王的带领下，曾从一农户打土窑挖开了地道。当钻进地道一看，一座洞天世界展现在眼前，主、次干道数条，地道一般宽约2米，高1.5米，内部设有陷阱、活动翻板、水井、储粮室等。大、小窑洞数个，大窑洞可容纳几十口人。洞内有土炕台，洞壁上挖有放老鳖灯的小窝。有的地方窄到一人可爬进去，有的地方可直立行走，有的地方只能弯着腰前行。地道内还设有多处通气孔，它是由粗变细慢上坡形状，细到碗口一样，一直通向寨墙或紧临荆河水涯上的草丛中。从外看几乎是看不到气眼的，气眼里的气流通向各个地道及窑洞，以保障地道内人员空气的畅通。这样形成了各洞气体流畅，洞与洞之间可以互相来往。这座“地宫”洞下有洞，洞中有洞，真洞假洞，大洞小洞，令人眼花缭乱缤纷。

上世纪初，军阀混战，土匪盛行，民不聊生。这一时期，汝州小屯镇后张村有个出了名的“老洋人”叫张庆（1893—1924）。张庆身躯高大、魁梧且高鼻梁面白，被乡里称之“雪里迷”，又号“老洋人”。张庆十几岁时，父母先后去世，家庭十分贫困，他跟着哥哥张林艰难度日。1911年初，张庆随哥张林参加了白朗起义，随部转战5省。到了1914年，哥哥张林在一次战斗中不幸战死，大部分白朗起义军也被当时的大军阀剿杀。

1921年深秋，在张庆的组织带领下，率部分“义军”返回临汝老家。随后，投靠河南

督军赵倜的三弟赵杰部下。后自立为王，成立了“河南自治军”，拥兵1000多人，自任司令。不久与陈青云、李鸣盛、任应岐、李振亚、常建福、鲁老久等30多股“刀客”合伙，并继续招兵买马，队伍迅速壮大，按师、旅、团、营、连编制，扩充至8000多人。公推任应岐为总司令，李鸣盛为敌前总指挥。

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闻讯，大为震惊，这支庞大的“义军”将来必定会危及他的辖区统治。于是联合冯玉祥之部，兵分三路围剿任、李“义军”。任、李得知情报后，各带兵马分头突围。李鸣盛率部1000多名“义军”，在途经原临汝县陵头区毛寨村南的牛王庙时，被不明真相的外勤护卫鸣了枪，李鸣盛的“义军”认为是阻拦该部突围的敌方，于是迅速布置，把三个营的兵力，安扎在陵头区与荆阳寨（毛寨村）紧临的西店街自然村。

话说李鸣盛部下从西店街村越过沙河攻打毛寨村第一道隔门，半天后就破门而入。接连又攻了数日，又破了几道隔门。这天终于攻到荆阳寨下，排兵布阵，吹响了攻击号，“刀客”发起了多次冲锋，寨顶护寨家丁还击，双方激烈交战，“刀客”未能攻克寨门。寨顶上住着方圆数十里外的大富户，如：临汝镇的阎家，庙下周家、王厚庵、孙庄的李长庚等。还有本村及外村躲避“跑反”的老百姓500多口，荆阳寨决不能攻破，若破寨之时，则血流成河。

在李鸣盛强势攻寨之际，寨主毛克恭和寨上绅士们研究了多种对策以防万一。如宣布大人及孩子们不准乱喊乱哭，派香客前去关爷庙、中王爷庙求神灵保佑全寨平安无事，其余护卫子弹上膛，随时与“刀客”拼杀。随后，只见毛克恭拿一根长竹竿顶上一顶破草帽，弯着腰顺南寨墙来到一凹处，把草帽伸出墙外试探“刀客”的动静，“呼”的一声枪响，草帽打飞了。啊！好险呀！寨上的人们发

出了惊叹声。此刻，寨下枪声四起，冲锋号声振聋发聩，呐喊声响彻云霄，寨顶上人们从瞭望眼中向下望去，没有“刀客”近前，寨顶上所有人鸦雀无声，使得寨下“刀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不敢强冲寨门，就这样双方对峙了几个时辰。

焦灼之际，寨顶上有人把南寨墙上挖了一个小孔，毛克恭把长枪伸进去，瞄准后，扣动了扳机“叭”，子弹正好击中爬在花脊上的二架杆。寨下的“刀客”见状乱作一团。此时攻击号又“嘟、嘟、嘟”地响起，枪声、冲杀声、呐喊声、燃烧房屋的噼里啪啦声，应有尽有，吓得人们胆战心惊。据毛克恭嫡孙毛善证讲，他祖父在百步之内可用枪打灭香火头，是位神枪手。不多时，“刀客”强攻不下荆阳寨，大声喊道：寨上的人听着，这次算你们侥幸，下次还来攻寨，破寨之日，孩子上碾，鸡犬不留！喊罢话，抬着二架杆的尸体撤离了毛寨村。临走把荆阳寨下的民房几乎烧光，大火着了几天几夜，惨不忍睹。

时过数月，李鸣盛在攻打登封君召获胜后又带领千名“刀客”，返回临汝。沿白沙沟经陵头镇贾庄村再次偷袭荆阳寨。刚进贾庄村，他的几个副杆子便被该村贾松朝（已故）埋下的土炮（土地雷）炸飞了腿。李鸣盛及部下一竿子“刀客”一合计，这次袭击荆阳寨出师不利，下次再来攻打吧！于是转回奔向横子岭沙锅窑。

由于荆阳寨（毛寨）地势险峻，西临荆河，东、南、北各有数丈高的寨墙，寨内地道隐蔽，“刀客”从未破寨而入。这座古村寨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曾为保护本村及邻村众乡亲的人身财产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它的遗存足以证明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

**讲述：徐宏武**

**整理：徐瑞雪**

**供稿：陈 凝**